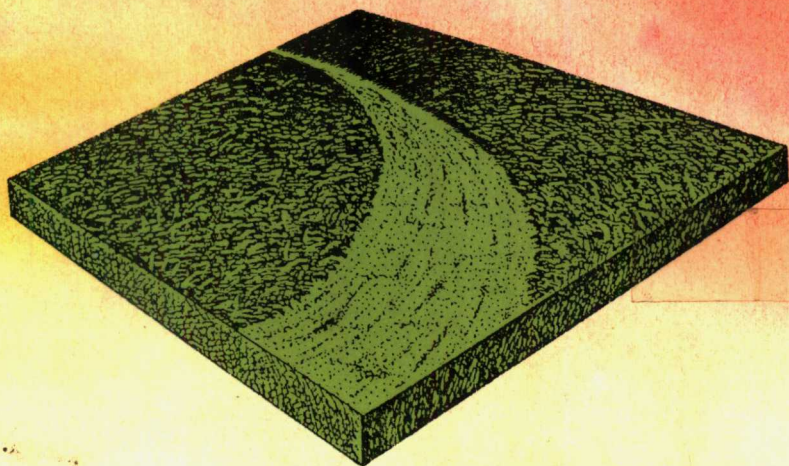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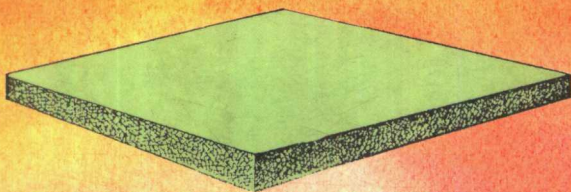


265 庫文歌九

頭一那的路

著 雲小楊



楊小雲 著

路的那一頭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翻
印
必
究



有
著
作
權

路的那一頭

OTHER END OF THE ROAD

元 140 幣臺新 價 定

265 庫文歌九

著 者：楊 小 雲

校 對：黃 淑 楨・林 文 星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6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
臺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五二六五六四・七八一七七一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
印 刷 所：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吳鳳路五〇巷四二弄二六號

電話：二五二四八七二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十日

七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
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ISBN 957-560-075-4

九歌出版的

楊小雲作品

小說：

水手之妻
抓緊生命線
不是雨季
等待春天
無情海
明日之旅
癡心井
女兒心
她的成長
愛的組曲
路的那一頭

散文：

圓內圓外
有你・有我
人緣・情緣
靈犀一點(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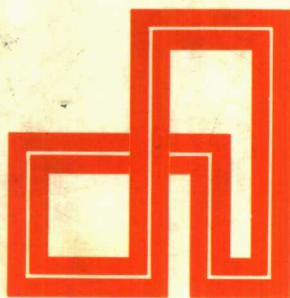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文學：

小勇的故事
(兒童書房第一集)
豆豆的世界
(兒童書房第三集)
我愛丁小丙
(兒童書房第五集)
嘉嘉流浪記
(兒童書房第九集)

一個師長眼中的好學生，竟成了殺人兇手；他一心向上，却不斷犯錯。人生道上充滿了誘惑、險阻，涉世未深的男孩，要如何克服、堅持她走向路的那一頭？本書藉著一對兄弟的遭遇，探討青少年狂妄、叛逆、追尋享樂外的另一面。愛慾糾纏，正邪抗拒，絲絲入扣，發人深省。是作者繼「她的成長」後，最具現代感的長篇力作。



楊小雲，是生在北平長在臺灣的遼寧人。學的是家政，愛的是寫作，尤其熱中於小說。對人物描繪、故事創作有其獨到之處，一代文學大師梁實秋先生形容其自然的氣盛言宜，「大筆如椽」。主要作品有「水手之妻」、「抓緊生命線」、「不是雨季」、「等待春天」等書，頗獲讚譽；並以「無情海」一書榮獲七十五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。



九歌出版社

ISBN 957-560-075-4



9 789575 600754

楊小雲 著

路的那一頭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著一顆什麼樣的心。當我們在責備他們狂妄無禮的同時，曾否試著去了解一下這些孩子？

基於這樣一種心態，促使我提筆寫「路的那一頭」這樣一部小說。它藉著一個男孩的遭遇，描繪出這一代青少年的內心活動，深入探索屬於他們的愛慾惡憎，徬徨掙扎，快樂希望。

我們都知道，好人是容易做的，世上更沒有絕對完美的人，何況血氣方剛的青少年？人生的道路上充滿了誘惑險阻，懵懂無知的孩子們，要如何去面對這些生命中的障礙，在善惡交戰中成長，找出一條光明大道往前走，一直是我所關心的。我常常想，若是我們能用一種比較寬容的心態去觀察，或許對那許多叛逆行徑、乖張舉止，就可以有更大的同情與了解；相對的，也比較容易溝通，進而取得共識，化阻力為助力，在孩子們成長的過程中，助他們一臂之力。

當然，年輕的朋友，當你們在高喊「我有話要說」，或是在抱怨父母不了解你們時，也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看，設身處地為父母想想，試著去了解自己的父母，體認一下上一代的生活壓力和藏在內心的煩愁。

有道是：「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。」宋儒講究觀人要在「起心動念處用功夫」，

西洋小說家講究「動機的分析」。夏濟安先生曾說過：「一個小說家，假如對於善惡有現實的認識，能深知人心活動的來龍去脈，他已具備了寫好小說的條件。」我不敢自滿於此，但是，我深知這一直是我多年來努力的方向。

「路的那一頭」，寫的是一個男孩的自我成長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意味著我個人在小說創作中的一些期許。人生的路是漫長的，寫作之途更是遙遠而孤寂的，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坎坷艱難，都不應輕易妥協，打起精神往前走，路的那一頭，必定永遠充滿著希望。

一 之1

臨睡前，伍晉之再一次取出壓在枕頭下的紅封袋，愛不釋手地看了又看，數了又數。

從除夕到今天（大年初三），他已經數過幾十遍，連鈔票上面的號碼都背熟了。總共才四張，一張淺赭色的五百元，是堂伯給的，三張綠色一百元，是爸爸發的。

雖是區區八百塊錢，對九歲的晉之來講，卻是筆巨大財富，而且是盼了一年、等了又等才得到的。平常媽媽很少給他們零用錢，褲子口袋裏只有衛生紙。拿壓歲錢，便成爲他最大期待，這些錢，帶給他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擁有，還蘊含著他的希望、夢想以及不可言喻的快樂。

「哥，」睡在上鋪，小晉之兩歲的晉華，倒勾著身子問：「你的壓歲錢要買什麼？」

「鋼筆！」晉之直覺彈出隱在心底的祕密：「我已經看過好多遍，在巷口那家文具店；白金筆套子，亮晶晶的，別在制服口袋上，一定又漂亮又神氣！」

晉之眯起眼睛，右手按在穿著土灰衛生衣的胸脯上，彷彿感覺到鋼筆的堅實。

「鋼筆一點不好玩！」晉華大不以爲然，一雙黑烏烏的大眼睛的溜溜地轉了兩圈：「我明天還要去買砲，另外還要買一把衝鋒槍，連發式的，像這樣。」

晉華做出握槍勢態，嘴裏發出「噠噠噠——」的聲響：「我要買一把比隔壁小毛更大更新的，把他打死。」

晉之沒接話，小心翼翼地把鈔票裝回紅封袋，鄭重地平放在大花布縫的枕頭下，安適地躺下，拉上厚硬的棉被蓋好。

「哥，我跟你睡。」

晉華一個翻身，由上鋪跳了下來，七拱八拱地鑽進被窩，一個勁地往晉之身上靠，不停地喊冷。

「都是你亂動，冷風才跑進來的。」

「才不是呢！是我們家的棉被太舊，睡不暖，人家小毛家的被子又輕又軟，好暖和啲。」

「還不是一樣。」

「才不一樣呢！」

「好了啦！快睡吧。」

枕在壓歲錢上，兄弟倆很快地便入睡。晉之夢見他握著嶄新發亮的鋼筆寫功課，筆尖滑順地在本子上溜著，像魔術筆，又輕又好寫，寫啊，滑啊，他感覺自己變成一枝筆，一路滑著、舞著、好暢快、好輕鬆……四周漸漸嘈雜起來，人聲像海浪樣一波波襲來，夾著哭叫，驚喊和一種大難臨頭的慌亂，是發生什麼事了？在什麼地方？

「晉之！晉華！快醒醒！快起來，快呀！」

是爸爸，只是他的嗓子怎麼全然走音變調；像被卡住一般；黑暗中看不清父親的臉，卻很明顯地感覺到他的驚顫與緊張。

沒等弄清是怎麼回事，牀上的兩兄弟已經被父親拎起，一邊一個夾著往外頭衝，再有就是他粗嘎的吼聲，衝著母親喊：

「妳快去搶點東西，錢、證件……」

衝出大門，只聽見一陣爆炸聲，比砲竹響；晉之擡頭一看，登時就嚇得全身發軟，左邊的屋頂正噴吐著大股火焰，陣陣濃烈的煙向他們臉上猛撲，嗆得兩兄弟咳嗽不斷；那火光，像十個太陽那麼亮，炫刺得人睜不開眼睛，灼膚的熱氣，炙烤著身體，乒乓噼啪的斷裂聲，驚慌的哭喊，震盪著他們的耳膜，人影幢幢，交織成一幅驚心動魄的紊亂場面，眼前的世界，淪入了一種奇特的浩劫。

父親將兩兄弟放下，轉向母親急問：

「妳拿了什麼？」

母親抖得像患了瘧疾的小雞，呆滯滯地盯著火光。

「幼華，我問妳！妳搶了什麼出來？」父親用力搖著失神的母親，汗珠成串地由他脹得通紅的臉孔往下掉，他的一雙眼底，竄起了火苗。

「我，」母親惶懼地望著前方，緊緊地抱住手上的花棉被。

「老天，妳只搶了一牀被？」父親仰面長嘯，充滿了絕望與悲愴，隨即做了決定：「我進去拿！」

「不要——」

母親尖叫，整個身子向前撲去，試圖抓住父親，卻撲了個空，她摔倒在地上，淒厲地嚎哭叫喊著：

「力夫！快出來！快出來呀……」在她的尖叫聲中，火舌快速地扭舞著，一下子就舞上了他們家的屋簷，恣意地吮舐了整間房舍。

「力夫——」母親狂喊，聲嘶力竭地向前滾去。立即被兩位警員拽住。

「不能進去，太危險了！」

「我丈夫他在裏面哪！讓我進去，放開我！讓我進去！」

母親又蹬又跣，散著一頭長髮，目眦欲裂地跳著叫著，死命地往前衝，睡衣的鈕釦掉了下來，睡褲滑到膝邊，她全然不知不覺。兩位警員牢牢地夾著她往後退。

「媽媽——」晉華大哭，過去抱住媽媽。

「去！去救你爸爸！快去啊，你們……」

晉之望著兇猛的火焰，遲遲不敢舉步，大火燒盡了他的勇氣，熱焰烤焦了他的意識。他定定地望著火光，一動都不能動，整個人被一種超過他能承受的恐懼攫住。

火苗興味十足地竄舞著，整排的木造低矮房舍，幾下子就被吞噬一淨；在救火

員極力撲救下，火勢漸弱，冒出氣盡後的白煙，嗞嗞喳喳的低吼。

他們的家變成了一堆焦黑斷木，父親始終沒出現，媽媽虛虛軟軟像一朵凋謝的曇花，昏掛在兩位警員的胳膊中。

晉之覺得身上涼濕濕的，不知什麼時候，開始飄下雨絲。徹骨的寒意，由腳底直刺向心臟。他連打幾個冷顫，麻木的意識，一點點流過凝固的心河，當他漸漸甦醒過來，第一個橫過腦際的意念是——他失去了壓歲錢。

傷痛像巨浪沖擊著他，一陣陣絕望，痛入肺腑，他眼睛被淚水刺得張不開，對著那一堆焦黑的空架子，他低低地呢喃著：

「我的壓歲錢……我的鋼筆……」

許久、許久，他側身望了眼人事不省的母親和趴在她身上大哭的弟弟。除了一牀花棉被和一身破洞的舊衛生衣外，他們母子三人，是全然地一無所有。

一之2

救火車開走了，看熱鬧的人散了；黑黝黝的天空裏，浮游著斷斷續續的悲泣。

「媽媽，媽媽，我好冷，我們怎麼辦？怎麼辦啊？」

晉華哭著問，晉之聽了只覺心酸，淒惶無比。

母親睜著空茫茫的一雙眼，不哭不動，歛了般蹲著。

「媽媽，好冷！我要回家……」晉華哭著說。

還是鄰居過來，拉著母親就近找了處門墩躲雨，母子三人就圍著棉被在人家門邊瑟縮地挨到了天亮。

天剛露出濛濛曙光，有人開始在燒焦的火災現場移動，像是在翻找什麼；母親突然蹦起，筆直地向前衝去，十分清醒地說：

「走！去找你爸爸！」

才一走近，便嗅到難聞的焦臭味，清晨的空氣中，依舊鬱鬱蒸騰著煙味，放眼望去，一片零亂，滿地玻璃碎片、髒東西；媽媽恍恍惚惚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前走，晉之領著弟弟，顧不得扎腳，趕緊尾隨在後。

母親一路走一路哀聲喊著：

「力夫，我是幼華呀，你在那兒？你在那兒啊？」

有人過來拉住她，是住在隔壁的張媽媽，她紅著眼搗著嘴說：

「在那邊，妳去看看是不是。」

母親沒命地飛奔過去，碎片割破了她的腳，血殷殷流出，她一點不覺地往前跑，撲向一具泛著惡臭焦黑的屍體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哭喊，推揉著：

「是不是你啊？力夫，是不是你啊？」

晉之緊摟著弟弟，卻禁不住狂抖，旁邊的晉華「哇——」地一下大吐起來。晉之拍著弟弟的背，小小聲安慰著：

「不怕，不怕……」

那個焦黑像一隻縮水脫毛黑猩猩、蟾手蟾腳的怪物，會是昨天還活生生的爸爸？晉之連換好幾口氣，怎麼也無法接受這可怕的事實。那不是爸爸，不是！

可是，媽媽卻湊近了死屍的臉，輕輕地問：

「力夫，我是幼華呀，要真的是你，就告訴我，讓我認了你……」

忽然，後面有人叫：「流血了！是他，是他！」

四周倏地靜了下來，晉之悚然大驚，被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懼懾住，一雙眼定在屍體上，啊！果然有一點點血絲由黑窟窿中往外滲，漸漸地竟連匯成一條，緩緩地爬蠕著。